

目 录

绪论	1
----	---

第一篇 世界辞典文化的起源与演进（从远古至当代）

第一章 世界辞典文化的起源	9
第一节 世界辞典的起源	9
第二节 古希腊辞典的起源	10
第三节 古罗马辞典的起源	13
第四节 早期词书与辞典的特点	16
第二章 古典时期的世界辞典	18
第一节 古希腊、古罗马辞典文化的延伸	18
第二节 东方辞典文化的开创	22
第三节 现代欧洲辞典文化的开创	25
第三章 中世纪及其后五百年的世界辞典	28
第一节 中世纪的拉丁语辞典	28
第二节 民族语言辞典与世界辞典的兴盛	32
第三节 历史语言学与历时辞典的沿革	35
第四节 英语辞典的演进与变革	37

第四章 20 世纪的世界辞典	40
第一节 近现代拉丁语辞典	41
第二节 近现代英语语文辞典	42
第三节 近现代东方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辞典发展	45
第四节 当代电子技术与世界辞典的研发	47
第五章 世界辞典理论研究回溯	51
第一节 语言研究与辞典编纂	51
第二节 辞典用户研究与辞典学体系的成形	55
第三节 辞典学的内涵与辞典学的学科地位	59
第四节 世界辞典编纂理论研究主要成果综述	61
第二篇 汉语辞典的萌芽与开创（西周至两汉）	
第一章 汉语辞典文化的萌发	73
第一节 汉字的起源与构造	73
第二节 汉语文献的产生与字词训释	76
第三节 汉语辞典起源说	79
第二章 字词训释的演进与汉语辞典的开创	82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语言研究	82
第二节 古代字词训释与汉语辞典的萌芽	84
第三节 古代文献与汉语辞典的雏形	86
第四节 汉语辞典的开创	89
第三章 汉语辞典文化的源——《史籀篇》	91
第一节 《史籀篇》编撰的历史背景	92
第二节 《史籀篇》的编者	93
第三节 《史籀篇》的收字考证	94
第四节 《史籀篇》编撰体例与内容	98
第五节 《史籀篇》的价值和影响	101

第四章 中国义类词典的开创——《尔雅》	104
第一节 《尔雅》产生的人文背景	104
第二节 《尔雅》的编纂背景	106
第三节 《尔雅》的编纂体例与内容	108
第四节 《尔雅》的价值与影响	111
第五章 中国方言词典的开创——《方言》	114
第一节 《方言》成书的人文背景	114
第二节 《方言》的编者与编纂背景	116
第三节 《方言》的内容和体例	119
第四节 《方言》的价值与影响	122
第六章 中国汉语字典的开创——《说文解字》	126
第一节 《说文解字》产生的人文背景	126
第二节 《说文解字》的编纂背景	128
第三节 《说文解字》的内容与体例	130
第四节 《说文解字》的价值与影响	134
第七章 中国词源词典的开创——《释名》	138
第一节 《释名》成书的人文背景	138
第二节 《释名》编纂的社会背景	140
第三节 《释名》的编纂思想与内容	142
第四节 《释名》的编纂体例与结构组织	145
第五节 《释名》的价值与影响	148
第八章 萌芽与开创期的汉语辞典理论综述	153
第一节 中国古代辞典学的源头	154
第二节 中国古代辞典编纂思想的启蒙	154
第三节 中国古代辞典宏观体例的产生	157
第四节 中国古代辞典微观体例的产生	161

第三篇 汉语辞典的探索与建设（魏晋至元朝）

第一章 探索与建设期的汉语辞典文化透析	167
第一节 探索与建设期的人文背景分析	167
第二节 探索与建设期的学术背景分析	169
第三节 探索与建设期的汉语辞典概况	172
第二章 中国汉语字典的发展	178
第一节 中国汉语字典发展的人文背景	178
第二节 中国汉语字典编纂理论的演变	179
第三节 中国汉语字典编纂体例的发展	182
第四节 中国汉语字典代表作介绍	186
第五节 中国汉语字典的学术价值与影响	193
第三章 中国汉语词典的发展	195
第一节 中国汉语词典发展的人文背景	195
第二节 中国汉语词典编纂理论的演变	196
第三节 中国汉语词典编纂体例的发展	197
第四节 中国汉语词典代表作介绍	199
第五节 中国汉语词典的学术价值与影响	203
第四章 中国双语辞典的萌芽与开创	205
第一节 中国双语辞典产生的人文背景	206
第二节 中国双语辞典的萌芽	207
第三节 中国双语辞典的雏形及其演进	209
第四节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双语辞典的开创	211
第五节 中国早期双语辞典的社会与学术影响	219
第五章 中国古代百科辞典——类书	222
第一节 中国古代类书产生的人文背景	222
第二节 中国古代类书的萌发与开创	223

第三节	中国早期重要类书简析	225
第四节	中国早期类书的社会与学术影响	231
第六章	中国古代专门辞典——韵书	233
第一节	中国韵书产生的人文背景	233
第二节	中国韵书的萌发与开创	236
第三节	中国早期重要韵书简析	237
第四节	中国早期韵书的社会与学术影响	241
 第四篇 汉语辞典的沿革与成形（明清时期） 		
第一章	中国明清辞典文化透析	245
第一节	沿革与成形期的人文背景分析	245
第二节	沿革与成形期的学术背景分析	247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汉语辞典概况	250
第四节	明清时期辞典编纂的特点	255
第二章	中国汉语字典的成形	258
第一节	明清汉语字典成形的人文背景	258
第二节	明清汉语字典编纂理论的演变	259
第三节	明清汉语字典编纂体例的发展	262
第四节	明清汉语字典代表作介绍	264
第五节	明清汉语字典的学术价值与影响	266
第三章	中国汉语词典的成形	269
第一节	明清汉语词典成形的人文背景	269
第二节	明清汉语词典编纂理论的演变	270
第三节	明清汉语词典编纂体例的发展	271
第四节	明清汉语词典代表作介绍	272
第五节	明清汉语词典的学术价值与影响	281

第四章 中国双语辞典的沿革与成形	285
第一节 明清双语辞典演进的人文背景	285
第二节 中国官办译事机构与明清双语辞典编纂	287
第三节 西方宗教传播与明清双语辞典编纂	294
第四节 明清时期双语辞典的特点与影响	298
第五章 中国专门辞典与百科辞典的沿革	301
第一节 明清专门辞典与百科辞典沿革的人文背景	301
第二节 明清专门辞典与百科辞典编纂理念	302
第三节 明清专门辞典与百科辞典编纂体例分析	304
第四节 明清专门辞典与百科辞典代表作介绍	306
第五节 明清专门辞典与早期百科辞典的学术价值与影响	319
第六章 中国韵书的沿革与成形	323
第一节 明清韵书沿革的人文背景	323
第二节 明清韵书编纂理论的衍变	324
第三节 明清韵书编纂体例的沿革与成形	325
第四节 明清韵书代表作及其学术价值	328
主要参考书目	334

绪 论

中国是拥有 5000 年辉煌文明的古国。辞典编纂即便从《尔雅》算起,也有约 2200 年的历史。然而,中国字典史的系统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刘叶秋的《中国的字典》和《中国古代的字典》,而汉语辞典史的全面系统性研究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才起步。《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1911—1989)显示,方厚枢的《中国辞书史话》(1979)是中国第一篇框架性地探讨汉语辞书史的论文,其后陆续有一些汉语辞典史研究论文和著作问世。他们的开创性研究,尤其是对古代辞书的论述,为后人研究汉语辞典史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迪。不过,汉语辞典史研究还存在一些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有些甚至是有关研究中的基本问题。现就汉语辞典史的研究现状、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历史分期和研究意义等 5 方面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为全书的研究做好铺垫。

汉语辞典史研究现状 人类文明史上开始有识读课本就意味着辞典文化的萌芽,开始有词单词表就意味着辞典编纂的起源。汉语辞典文化连绵 3000 余年,但系统研究只有不到半个世纪。比照英语辞典研究,相关成果或多或少地存在形式单一、体系零散、理论滞后、方法简单、论证偏颇片面等缺陷。况且,绝大多数著作写作时间较早,因而远不能从整体上反映汉语辞典发展自古至今的全貌。

辞典是人类文明演进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社会文化需求是辞典产生和发展的催化剂。由于受语言本体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现有成果一般就辞典论辞典,将辞典编纂看成是纯粹的语言活动,没有从社会文化角度将辞典史研究立于跨学科基础之上,致使辞典史研究与辞典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脱离,使辞典编纂研究与社会文化需求及辞典使用相脱离,使辞典史研究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传统研究重史轻论,重局部和个案,轻全局和宏观,这种彼此分离的独立辞书研究削弱了辞典历史的连续性、理论的系统性和史论的整体性。

基本研究思路 汉语辞典发展连绵 2200 余年,要在有限的篇幅中探究如此

漫长的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要完整地、全景式地呈现汉语辞典史，就必须对研究所涉及内容有基本的思路，紧紧把握汉语辞典发展的演进脉络。

汉语辞典史研究应该以现有成果为基础和出发点，寻求弥补前人没有注意的缺陷，填补前人未加涉猎的空间。首先，在时间上应该横跨古代、近现代和当代，不能只写古代，不讲或少讲近现代和当代。古代辞书是汉语辞典文化发源的根基，是汉语辞典文化的宝贵财富，有其研究的历史和学术价值。但从汉语辞典发展的历史长河看，古代是启蒙奠基期和初步发展期，汉语辞典的进一步发展乃至繁荣鼎盛期是近现代和当代，因而，当前的汉语辞典史研究应该实现由古代向近现代和当代的重心转移。其次，在地域上还应该给予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汉语词典发展以适当的关注。港澳台辞典是中华辞典文化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成员，自 20 世纪以来有着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新型辞典编纂研发引人注目。第三，在辞典类型上不仅应该讨论单语辞典，还应该囊括双语辞典、专科词典和百科辞典，对专项词典等特殊类型的辞典也应有所涉及。只有这样才能集中国 2200 余年辞典实践与理论成果于一炉而冶，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长河中根究辞典演变的轨迹和规律，既重视古代遗产，更侧重近现代和当代辞典的变革和创新；既重视具有代表性辞典的评析，更侧重辞典演进的历史连续性和承继性、理论的系统性和史论的整体性，向世人展现一幅自远古至当代、从内地（大陆）到港澳台的汉语辞典发展较为完整的画卷。

限于篇幅，本书研究跨度为西周至清朝。20 世纪的汉语辞典发展史另著专论。

基本研究方法 辞典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应该是以史为序，以论为主，史论结合。这也应该是汉语辞典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汉语辞典史应该努力革新史论方法，拓宽研究视野，力矫前人不足，弥补体系缺陷，架构历史体系，再现历史脉络，总结演进规律，在研究思路与方法上寻求突破。

首先，突破传统的辞典本体性研究框框，克服就辞典论辞典，重辞典研究的本体性，轻辞典研究的社会性、文化性和跨学科性的缺陷，紧紧抓住中国社会文化演进与汉语辞典发展这两根互为交织的主线，将汉语辞典史研究放到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从社会文化学角度将汉语辞典发展与民族兴衰、社会变革、文明演进、宗教传播、科技进步等直接挂起钩来，强调社会文化演变与辞典产生发展、社会文化需求与辞典编纂使用的联系，揭示辞典与语言、辞典与社会、辞典与文化之间彼此渗透的关系以及相互影响的互动机制。辞典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辞典发展中可以折射出文明演进和民族兴衰的历史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辞典史就是一部民族文化史，就是一部社会文明演进史。辞典

史研究具有社会性、文化性和跨学科性。脱离社会文化的辞典本体性研究不可能揭示汉语辞典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特征。

其次，突破传统的重独立个案研析、轻关联思想发掘，重局部断代研究、轻史论体系构建，重辞典编纂经验总结、轻编纂成果提炼提升的做法，将具体作品放到汉语辞典演进的整体框架中加以分析，在整个汉语辞典发展的进程中审视具体辞典的实践意义和历史价值。任何辞典都应该看作是民族文明演进的产物，是民族文化的标志性成果，是民族辞典发展体系中的一分子。对任何辞典的研析都不能孤立地进行，都应该放在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加以考察，都应该放在汉语辞典的历史演进中加以分析，这样才能突出历史的承继性、理论的系统性和史论的整体性。此外，还应该通过横向比较将汉语辞典发展放到世界文明演变和世界辞典发展的大环境中加以比照与探析，突出汉语辞典在世界辞典大家庭中的突出地位和汉语辞典文化的民族特色。

第三，应该突破传统的仅从编者视角审视汉语词典及其发展的做法，可以借助辞典交际理论模式，为汉语辞典史研究与中国社会文化演进探寻有机结合点，为从编用双重视角审视辞典及其发展构筑平台，为辞典史整合出一个“编者”“辞典”和“用户”三位一体的研究模式，从而摆脱只从编者视角本体性地探讨辞典编纂与发展的传统思维，使辞典史可以从辞典的社会文化需求、辞典用户和辞典使用等崭新的社会文化和文化心理视角进行研究，使用户需求与辞典编纂、用户研究与辞典使用、辞典使用与语言教学等合理地挂起钩来。辞典是人类文明演进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社会文化需求是辞典产生和发展的催化剂，用户需求是辞典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力。所以，辞典史要从编者和社会文化视角研究，也要从用户视角研究。辞典交际理论以交际学研究中的过程派为其基本框架，提出辞典交际的理论模式，将辞典看作是编者与用户之间相互作用的信息交流和传输系统，从而为辞典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建构一个完整的、连贯的、符合辞典本质属性的、反映辞典交际运作流程的理论框架。辞典交际理论使从编用双重视角审视汉语辞典发展史成为可能，为深刻揭示辞典发展规律、挖掘辞典编纂和使用机制、探究辞典使用的认知原理等提供方法和原则。

最后，突破固囿于单语词典和语文词典、轻视乃至完全忽视其他类型；突破固囿于古代、轻视近现代特别是当代；突破固囿于内地（大陆）辞书、轻视乃至忽视港澳台辞典的做法。从汉语辞典发展的历史长河看，古代只是辞典的启蒙期和初步发展期，汉语辞典的进一步发展乃至繁荣鼎盛期是近现代和当代。有鉴于此，汉语辞典研究应该统筹兼顾传统和新型辞典类型，统筹兼顾古代、近现代和当代，给予现当代更多篇幅，统筹兼顾内地（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辞典发展。

历史发展分期 辞典史的分期是辞典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如何科学地、客观地对辞典发展的历史阶段进行分期，是任何语言的辞典史研究必须面对的前提性工作。只有这样，读者才能在头脑中对有关历史形成明晰的脉络，对辞典发展有清晰的轮廓。

国内学者对汉语辞典史的分期主要持有两种观点。刘叶秋在《中国字典史略》中将古代和近代汉语词典史分为 5 个时期：字书的萌芽与奠基期（战国·秦·汉）、字书的继承与演变期（魏晋·南北朝）、字书的建设与发展期（唐·宋·元）、字书的进化与兴盛期（明·清）和字书的演变与改革期（近代）。其分期主要是以字典的演进特征为依据，在分期上偏重汉语字典发展中的某些阶段和某些特点，但忽略了另一些时期和特点，而且没有涉及到现代汉语辞典，所以其分期的缺陷是不言而喻的。后来有学者将汉语辞典史根据演进特点，分为萌芽（夏·商·周·先秦）、奠基（两汉·魏·晋·南北朝）、初步发展（隋·唐·宋·元）、进一步发展（明·清）、成熟（近现代）和兴盛（当代）等时期，但涉及的具体时期、分期标准以及各时期的特点概括仍有商榷的余地。例如，“初步发展”与“进一步发展”之间有什么区别性特征？“成熟”的划分标准和标志是什么？“成熟”与“兴盛”之间又有何关联？辞典史分期要不要考虑理论建树？这些问题虽然都是基本层面的，却与汉语辞典史分期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值得进一步深思。

汉语辞典的历史分期要从历时和共时视角观察，既要看到汉语辞典历时的整体发展，也要看到汉语辞典在共时状态下的标志性特征，要突出各个历史时期中的本质性变化和区别性特征，尤其是在辞典编纂实践和理论研究上的跨越式变化。科学的分期应建立在对汉语辞典演进的区别性特点进行严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比照世界辞典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纵观汉语辞典发展史，可以分为“萌芽与开创”（西周至两汉）、“探索与建设”（魏晋至元朝）、“沿革与成型”（明清）、“沉寂与兴盛”（20 世纪）4 个时期，这样可以构建起一个完整的、连贯的、符合汉语辞典发展规律的辞典史研究体系，从而全景式地构画 2200 余年汉语辞典精彩纷呈的演进场景。此外，内容全面、体系完整的汉语辞典史必须将内地（大陆）以外的港澳台地区的辞典发展纳入其中，必须对汉语语文词典以外的其他类型的辞典发展与繁荣，尤其是双语辞典、专门辞典、百科辞典以及辞典家族中的新宠——学习词典和电子辞典的源发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

研究意义 由于历史、政治、语言等方面的原因，汉语辞典史一直没有得到全面的研究和应有的开发，因而，汉语辞典文化和辞典成就很少为世人所知，就连国人也知之不多，所以，对汉语辞典文化进行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具有极高的文字学、社会学、文化学和史学价值，具有深远的实践指导意义。

汉语辞典史是汉字学和汉字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有关课题研究将有助于深化汉字学、汉字史和汉文化研究。同时，辞典史又是辞典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它将丰富辞典学理论，为辞典编纂实践总结规律，对辞典编纂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起指导和借鉴作用，对推动辞典编纂理论和实践研究、促进辞典编纂和使用与语言教学的结合、革新汉语和外语教学也将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第一篇

世界辞典文化的起源与演进

(从远古至当代)

第一章

世界辞典文化的起源

从有关文字记载可以推断，世界上最早的辞典起源于中东地区。辞典编纂在中东已有 4000 多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50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大体上相当于现今的伊拉克）的部落所讲的苏美尔语。到公元前 3000 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城市国家不仅经济发达，军事强盛，而且文化先进。他们制造高水准的陶瓷和金属产品，楔形文字可能也是他们的发明。这种楔形文字成了城市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的重要载体。到公元前 2500 年，世界上的第一批图书馆在当地诞生，馆中收藏了刻满楔形文字的刻字板，其中也发现了涉及内容极为广泛的苏美尔词集。在这种文化中，秩序的概念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对苏美尔人来说，物体只有获得名称才算是存在。所以，从本质意义上说，这些词集只不过是现实世界的标志而已。

第一节 世界辞典的起源

作为非闪语部落，苏美尔人的主要敌人是其北部邻邦阿卡德的闪语部族。大约公元前 2340 年，阿卡德征服了苏美尔，是这种征服导致了世界上最原始意义上的“词典”的诞生。过去苏美尔人一直将征服他们的阿卡德人看作是劣等文化民族，而阿卡德人相信简单的征服是远远不够的，最好的战胜苏美尔人的方法是同化其民族文化。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他们接受并吸收了其最基本的文化形式——楔形文字及其字集。正是这种同化使世界上的首次书面翻译尝试成为必需，随之催生了我们可以称之为辞典的雏形。

辞典编纂在其最早期并非是单语性质的。在世界上最早的词集中收录的词并

不是用源语解释词目的。恰恰相反，它们是双语词集，其编辑用意再简单不过了，就是使一种语言能够为讲另一种语言的人所理解。尽管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使用同样的楔形文字字母表作为书写文字体系，但其字母表所代表的语言却是迥异的。阿卡德是闪语文化，其语言是闪语族，就像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一样，它们通过单词的屈折形式来表示在特定语境中语法所要求的变化。而苏美尔语是一种非闪语语言，似乎自成一体，与其他语言之间没有任何亲缘关系。它是一种粘着型语言，其语法关系和词的结构是用语言成分的自由组合来表示的。所有这些不同进一步凸现了它们之间的文化差异，并折射到语言中。

为了弥补语言和文化上的差距，阿卡德人于公元前 2300 年左右编写了涉猎面广泛的苏美尔词集，从而创造了具有开创性的双语辞典。这样的辞典往往提供旧式苏美尔语词、注音和阿卡德语翻译。约公元前 2000 年左右，这种双语苏美尔词集的经典巴比伦版本问世，甚至在像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西北部这样的边远地区还发现了多语词集，其中编有赫梯语、甚至偶尔有胡利安语和乌加里特语的译语附录。这些词集含有成千上万的词条，主要分有 9 组，其间还会穿插一些有关职业、亲属称谓、人类活动等等的用语。

据文献记载，苏美尔语-阿卡德语词集就有 24 块刻字板，刻有 9700 个独立词条，囊括法律和行政、树木和木制品、芦苇和芦苇制品、陶瓷器皿、皮革制品、铜器、其他金属制品、家养和野生动物、人体部位、石器、植物、飞禽、鱼类、织物、地理、食物、饮料等方面的用语。其他刻字板词集则列有同义词、反义词、简单和复合楔形语标。到后来还有人编写了逆向词集，即将整个编写程序颠倒过来，向讲苏美尔语的人解释阿卡德语词。早期的这类词集主要是用来训练未来的文书抄写员的。显而易见，这种最早期的辞典风格预示着一个漫长传统的诞生：辞典编纂是作为教育后代学习经典文献而存在的附属。

毫无疑问，虽然阿卡德人征服了苏美尔人，拥有了政治权力，但是，当时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苏美尔人主导。苏美尔语仍然是特权阶层语言。教育，至少是较高层次的教育，仍然用苏美尔语进行。词集编纂在这种有利的学术氛围中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前 1750 年，苏美尔和阿卡德都被吞并到巴比伦王国为止。从理论上讲，人们可以将苏美尔-阿卡德所创造的辞典编纂传统延伸到公元前 2 世纪的希腊，当时辞典编纂传统再次复兴。然而，这种理论上的推测有待事实佐证。

第二节 古希腊辞典的起源

继古巴比伦王国之后，其他王国此起彼伏，但辞典编纂却在公元前 2000 年